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八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元巴延入臨安

帝焯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於



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侄納幣不從則請稱侄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於平江巴延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

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  
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以輸平時陳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  
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  
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  
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  
行倉卒失於奏耳甲申元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  
不往議事巴延乃進次皋亭山阿樓罕董文炳之師皆

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焘謹百拜奉表言焘渺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焘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焘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焘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令

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巴延受之遣使詔宜中  
出議降事而使曩嘉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  
溫州之清澳戍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  
見巴延於明因寺天祥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為與  
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幣犒師北朝  
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  
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北詔為  
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

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  
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  
之令萬戶蒙固岱宣撫索多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  
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  
之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  
為藩輔元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固  
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  
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



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  
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巴延  
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  
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蘇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大  
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  
巴延令張惠阿樓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  
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待衛軍以  
賈餘慶劉岳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巴

延引文天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巴  
延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  
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  
何言文煥等慙恚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  
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  
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  
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齎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

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持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  
勿妄生疑畏仍命巴延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  
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  
等物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珠屯淮南東道  
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  
抵巴延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  
往至是舉所部納款於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  
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  
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  
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  
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  
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  
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  
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巴延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  
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

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巴延深

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曰未入朝無相見

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

禮起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

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

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

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

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井死元巴延引兵北還以

蒙古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董文炳阿樓罕經略閩浙  
未下州郡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  
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  
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  
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  
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五月丙申  
元主呼必賚廢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  
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

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  
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  
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見元  
主于大安殿元主尋命帝為僧全太后亦為尼於正智  
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  
昇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芮亦降封為平原郡公元主嘗  
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

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  
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  
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元巴延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  
以勞之既至拜為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為食邑 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  
煥秦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初臨安既陷阿珠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  
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



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歟日久未報豈  
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為  
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  
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囉干又攻拔秦  
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  
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元主  
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俾上既而  
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

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孽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珠使巴延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欵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

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裨  
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  
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  
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  
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  
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  
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  
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

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

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帝命酒酹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佐出叅議楊霆赴園池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帝亦

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  
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  
明劉孝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水  
柳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二王之立

帝熈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昞為益王判福  
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

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  
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  
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  
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戊子駙馬都尉  
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樺從行以  
元軍將入臨安故也二月元巴延遣范文虎以兵追二  
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  
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

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温州三月文天祥自鎮江與其客  
杜澣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  
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  
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  
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  
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  
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  
攻之即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



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  
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  
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  
逸卒言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  
祥為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  
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  
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  
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

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以去澣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擔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

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  
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  
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樾為福建察訪使先  
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  
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  
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  
欲取全閩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欵聞二王  
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

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  
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戎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  
欲托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  
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  
豈敢輒棄戎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  
梧州亦為格所沮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於福州改  
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  
尊號冊楊貴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

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  
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曷為衛王以陳  
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  
叅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  
義主管殿前司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  
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  
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淵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  
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文天

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

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

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濬募兵於温州六月丁

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

降於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

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

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

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浚聚兵於廣

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  
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  
兵亦敗詣元兵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  
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以已棄温州入閩欲倚  
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  
南劍八月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  
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

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諳者益急

卒遣之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

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

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

恒戰兵敗浚奔寧都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樓罕董

文炳及蒙固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

恒等以騎出江西東莞民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

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



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  
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時知邕州馬陜將入衛而  
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爾哈雅取  
廣西陞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巖  
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陞陞  
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陞發弩射之攻三月陞  
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冬十月  
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

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  
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  
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  
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樓罕  
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與弟與慮子益備及觀察使  
李世達監軍趙由瑞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  
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兵入建寧府邵  
武軍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

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併沒其貨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

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  
田子真以城降元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  
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  
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  
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樓罕復  
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  
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  
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元阿爾哈雅破靜江馬堅死之先是阿爾哈雅為書許馬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

城遂破墜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墜率死士巷戰刀傷臂  
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  
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騏以城降獨墜部將婁鈐轄猶以  
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  
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  
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  
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嚙牛啖立盡鳴  
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

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  
驚死者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盡坑其民  
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  
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  
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索多命其子伯嘉努偕宙  
赴燕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闕文天祥欲據城拒  
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

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  
元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因至  
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引還留潛  
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  
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三月  
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  
兵誅林革復其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



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  
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

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  
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  
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舉烽  
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  
戰敗溺死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秋七月文  
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

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賊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

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  
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  
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  
祥至空阬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  
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  
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淵乘騎逸去至  
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  
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

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  
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  
於燕二子死於道九月戊申元將葉特密什陷邵武軍  
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元主詔達春與李恒呂師夔  
等以步卒入大庾嶺蒙固岱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  
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  
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餘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  
於索多至是索多求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遣昂吉爾

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冬十月以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甲辰元索多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索多臨城攻之矢石雨

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

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將達春初令索

多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索多既取興化軍及

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

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

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攻

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

遁入占城遂不反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

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  
深龔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知  
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填壕造雲梯鶩車日夜急  
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  
屠其民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達春等北還議二  
王事宜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  
郡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

縣遂次於麗江浦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

州 帝遷駐硯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

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  
之淵子奔至硯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

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  
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二成中興者今百  
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  
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



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  
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  
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  
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  
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改  
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碭洲為翔龍縣 遣張應科  
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因降元  
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志眾圍城城

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  
之世傑引還 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  
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  
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  
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  
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  
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械

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  
張世傑復立廣王閔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  
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  
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元主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  
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  
數千元主命阿爾哈雅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

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爾哈雅畧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丹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

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 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爾哈雅 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 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于元 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 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

待弘範 十二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

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

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

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

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

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

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

於途各爭真偽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

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

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藝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  
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  
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  
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  
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  
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  
範合恒守厓山北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屋山潮至必東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

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  
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  
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  
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  
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  
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  
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  
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

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  
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  
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  
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  
散漬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  
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  
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  
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

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垂其方馴  
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  
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  
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  
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固無  
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珪自合州遣兵復瀘涪

合二州數與元兵戰元布哈汪良臣等既陷重慶命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伊遜岱爾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舟師邀之被執至西安解弓弦自經死

文謝之死

帝曷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

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於此願蚤求死博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汎論博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



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

立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  
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  
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  
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  
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  
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  
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  
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

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

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眾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工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蕞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工都疑丞相為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

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宰相安事二姓願  
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  
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  
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  
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  
祥為人豐頤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  
長于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

至是兵馬司籍所存工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  
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  
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  
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  
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  
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  
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  
從之者沈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

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伸

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  
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  
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  
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  
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  
俯視一世裸將膚敏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

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



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季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閤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

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  
杰工疏至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  
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  
復為平章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  
黼起復為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  
為血宋之所以為肉為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  
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  
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

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

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頫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对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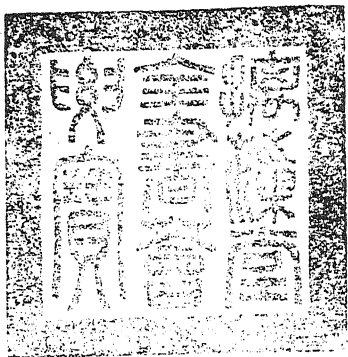
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于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獲骨歸莖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

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貧賤一



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朱鈺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